

頭上的悶氣，畢業後甚至不以牙醫立業。部份學生，在面臨畢業時期，確實對於結束學業後之人生路程而煩惱。他們總是在校即從教員、在社會即從牙醫界前輩的行動、言語中細心探測，為的是決定畢業後自身有利的出路，而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年邁牙醫的所言所行，負面的成份比鼓勵的成份多。

舉例言之，年輕牙科醫師面前，老牙醫師面有愁容說：「牙科的工作太繁重，內科好多了！」，又說「我的兒子決不讓他選牙科」。在社會崇尚一般醫師的沙文主義早深植於人心，在臺灣南部聽見有人說過「我的女兒不嫁牙醫」的話。在校內，每遇機會，我不厭其煩地向學生們解說，鼓勵他們不受迷惑，貫徹人生的道路，我的話奏了多少效果是不得而知了。

基本上，給與環境便是提供學習機會和學習設備，我盡量製造機會讓學生和在校同事獲得國際牙醫界上的最新知識。在代主任、主任期間，我聘請過回國的學者，還有美國顧問團牙醫師為客座教授或門診指導，這件事將另章詳述。著名外國學者訪台，我必求其做一場學術演講，這類的學術演講活動，不但使牙醫增加新知識，並常常樹立或增加了與講演者間的良好關係。

我最得意有效的教員養成方法，就是在職牙醫師每到昇等時期前，指導幫助作昇等論文，論文成績好可助其通過這難關，便無憂無慮可以等待一位講師的產生，待我在後章詳述。在此簡言之，今日台大牙科的幹部，幾乎均由我一手培養出來。民國 67 年主任任期屆滿前，台大醫學院的紀錄上，經我指導而提出的昇等人員，沒有一次遭到昇等不成功的，這顯示我的教員培養是成功的，頗感安慰。